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一

明　　劒南張　岱著

孫鏜吳瑾趙榮馬昂冦深列傳

孫鏜康勝州人也永樂二十年嗣父指揮同知從出塞征胡功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四年充左叅將捕處州賊功陞都督僉事戰也先都城有功天順元年以奪門功封懷寧伯五年充陜西總兵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𡨚期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更定指揮馬

亮走告鏜曹欽及謀先殺鏜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鏜
披衣起急草奏呼長安左門闕入曰與尒奏疾造
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内廷
始得集兵縛曹吉祥鏜徹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
賊〻已呼噪四出攻殺文武大臣　上出密帖隙中
令百戶楊能至瑾家問鏜云何能報鏜誓殺此賊
上喜手勅鏜父子為朕用心滅賊〻攻長安右門不
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直趨東安

門發火力攻　上又勑鏜賊犯闕急鏜等努力殺賊
俄又勑鏜與馬昂盡統各營兵殺賊鏜于輔于軏追
賊至東市大戰軏奮刀入陣砍傷欽兩臂賊并力圍
軏攢鎗刺死鏜急調神砲兵與諸營夾攻欽負創逃
歸家投井中并其黨盡擒伏誅進懷寧侯食祿三千
石與世券成化七年卒贈淶國公謚武敏
吳瑾父恭順侯克忠没於土木瑾嗣父爵天順初石
亨恃功驕橫　上頗疑之一日　上登翔鳳樓見亨

新第極偉麗顧問瑾及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對曰此必王府　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若此　上不應顧内臣裴當曰汝聞若言乎自是益疑亨曹欽之變瑾知其謀詣長安門告變内廷始知遂縛吉祥且得為備已大將孫鏜等督兵先登瑾及諸將分道逆擊大戰於東華門外瑾為欽所殺事平贈涼國公謚忠壯與世侯

趙榮閩縣籍其先通渭人正統間以楷書生員授中

書舍人直文淵閣也先奉　英宗駕都門外欲中朝
大臣出迎鹵情叵測人皆相視錯愕榮與通政參議
王復獨毅然請行遂陞大理寺少卿尋陞鴻臚寺卿
復陞禮部侍郎以出大學士高穀壯榮解帶爲贈榮
持牛酒出見也先及其弟伯顏帖木兒環弓矢露刃
夾之以朝　上皇上皇帶刀與也先帖木兒聯騎也
先曰君是小官于謙王直胡濙石亨何不來良久
上皇曰彼無善意可速歸榮與復辭還鹵騎四掠去

歸辭前職不允改太常寺少卿景泰元年楊善入鹵
迎　上皇榮陞工部右侍郎與偕者千户湯胤勣胤
勣湯和孫也榮見伯顏帖木兒伯顏帖木兒問禁中
國事榮未及對胤勣先發時時於坐上箕踞岸幘朗
誦其所著平胡論伯顏帖木兒色變胤勣出脫脫不
花謂譯人曰彼髯者何為哉恨不殺之耳　上皇還
轉左上皇復辟陞工部尚書曹欽反榮騎而挺戈呼
市中從者數百人前行鼓勇欽即日就擒論功無支

大理卿俸他日　上與李賢論廷臣才能因舉榮破
欽事曰曹賊反時人皆畏縮況兵非榮責輒躍馬當
先鼓舞市人卒禽此賊論其忠勇真非儕輩所及
上歎曰榮真忠臣也尋患風病辭職成化十一年卒
年六十賜祭葬如例
馬昂祥符人永樂癸卯舉鄉試會試下第入國子監
宣德丙午以貌偉聲宏授行在鴻臚寺序班正統丁
巳陞監察御史奉命整飭宣府大同偏頭關兵備及

巡按陝西淮揚徽州等處癸亥行在刑部獄禁失嚴
囚因劫獄逃竄尚書以下咸禁錮跡捕乃陞昂右侍
郎未幾改右副都御史參贊甘肅軍務時都督王喜
玩寇失機昂至劾其罪謫戍遼東官軍畏服先是赤
斤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肆抄掠至強劫進貢馬駝
昂受命帥將士討之盡得主名梟示及擒其偽祁王
鎖南奔自是番人不敢近邊己巳北虜寇甘州昂令
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冑出屯山隘

以伺鹵開遁去昂以疾乞致仕甲戌兩廣夷寇擾攘
起昂總督兩廣軍務昂乃大布朝廷威德帥總兵方
岳并土官兵民等勦之生致其偽將軍周鐵盛盤等
獻闕下 上遣行人勞之陞右都御史丙子征斗峒
賊平轉左都御史天順丁丑有譖昂者 上命致仕
及入見復留用命之山西巡察邊境比還遂理院事
戊寅陞兵部尚書辛巳鹵寇陝西勢甚急命懷寧伯
孫鏜為總兵官昂仍總督刻日出師是夕曹欽反昂

與鏜討之欽伏誅進太子太保仍掌兵事自是　上
寵禮特厚賞賚無虛日衣有號撒哈喇者雖勳戚不
可得畀以賜昂一時進退廷臣亦必召昂咨訪甲申
憲宗嗣位信任益篤調戸部尚書尋奉勅點羽林軍
士乃分精鋭者為十二營以備調用又以籍軍帥之
賢否而黜陟之軍心帖服戊子昂年七十時有災異
適見力求退避既歸八年卒贈少保謚恭襄
寇深唐縣人永樂中為郡庠生上言時務朝廷奇其

人召入曹監時山東要路軍需錢數有弊政遣中貴
陳保生往廉之來園子生精敏者同事得深甚喜宣
德初擢刑部主事尋陞員外郎凡疑獄人不能辨者
必屬之正統甲子陞山西按察司副使時天久不雨
朝廷念刑獄有寃抑者特委録山西諸郡大辟因察
其情可矜疑者五十餘人悉奏釋之又上邊務十餘
事多見采納丙寅四川松潘夷亂守臣請出師勦之
朝廷念撫治非其人乃命廷臣卜之僉謂深可即日

陞右僉都御史以往遂破賊寨擒其渠魁送京師諸番讋伏獻盔甲刀劍三千童男三十七人駿馬四百餘匹繼後入貢不絕深撫恤士卒相地要害築關堡城池六十處道路險峻者咸削平之以便儲運朝廷嘉其能進左副都御史景泰辛未召還番人攀轅甚衆踰月奉命提督遼東軍務即日就道海賊李福以妖術煽惑山東聚至萬人深親率數百騎直抵海州俘獲千餘人訊之得首惡二十餘人械至京師餘皆

釋放甲戌北虜入境深出奇斬虜首七十餘級在邊歲久聞母疾歸省即丁母艱乞終制不許起復任泰順改元 英宗復位方許終制二年臺長缺人復起左都御史時見曹欽父子兄弟恣意妄為率御史逮劾之欽等反首索深害之賊滅特贈少保謚莊愍

石匱書曰曹吉祥曹欽以奪門二字橫據胸中故初以奪門攘功後即欲以奪門釀變肘腋之禍為其所倖中者幾矣孫鏜諸臣急起捍患其間生死不一乃

二鼓聞變五鼓就禽撲滅之速福德總歸自朝廷而
諸臣弭變之才亦詎可泯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二

明　紹南張　岱著

土木死事諸臣列傳總論

天子行邊是　成祖以來故事不足為王振深罪也弟秉輿之出為臣子者出警入蹕須保護萬全斯為盡職倘一無所恃但以天子為孤注澶淵之盟寇萊公巳徼倖成功矣後人援其時勢猶取以誅討萊公而況婦寺弄權車駕輕出遂致喪師辱國天子蒙塵

自古以來曾有如我　英宗己巳年之事乎王振之罪誠萬死莫贖而余謂一時扈從之臣亦不得為無罪焉也先曰　皇帝所治臣若民及日之出沒領四十萬衆來邊外顧不得一人之用而得用者獨一哈銘哈銘　皇帝口若耳也無哈銘也先不知也先言　皇帝不知　皇帝歸還為　皇帝宜善視哈銘此言雖寓譏刺其寔皆寔錄也土木之敗英宗坐地上左右顧並無一人焉為之追隨四十萬

人一閧而散殉難者雖有張輔鄺埜曹鼐輩數百人徒然一死以塞臣責　英宗在難不能留一人爲以爲　主上扶顛持危此時想衛將軍樊忠在駕前以所持金瓜椎殺王振王振椎殺固當然其椎殺尚在駕前比之於抱頭鼠竄者不同也即比之於漫然徒死者亦不同也故　英宗復辟之後追復振官立祠祀之蓋以王振生死不離左右此　英宗之所以於心終不忘也謂王振不死其必從亡不為哈銘必為

表彬不為表彬必為沙狐狸諒其必不為鳥獸奔也故諸臣雖死亦不能塞責況於其不死乎諸臣不死王振之不若矣諸臣可不遄死乎哉余故於死事諸臣之中有死而無媿於死者有死而有媿於死者更為論列使後人得以觀焉

曹鼐寧晉人宣德二年以乙榜舉人選署訓導疏言學問未充不堪為人師願從太學讀書或授別職自效改泰和典史鼐益肆力學問令笑曰典史欲狀元

耶對曰不如是不已八年督匠入京自陳願就禮部試遂登進士第一正統改元詔開經筵溥與馬愉並以修撰充日講官賜三品章服三年與修宣宗實錄成轉侍講九年陞翰林院學士十年陞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直內閣三楊愛溥學優詞贍典制多出其手溥明敏頗柬楊柬楊殁閣中大議咸復推決於溥十四年閣柄扶上親征鹵溥以內閣重臣扈從遇鹵駐師土木鹵氛熾偽求和上且召溥草勑與和

振移營南奔圍東之　上北狩焉殁於難　景帝即
位贈少傅謚文襄官子恩為大理寺評事　英宗復
辟加贈太傅改謚文忠廕孫榮錦衣衞百户
鄺埜宜章人也永樂九年進士拜御史十一年駕在
北京有奏南京鈔法為豪民沮壞　上遣埜往視之
埜至止擒一二市豪還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怖今鈔
法行矣餘民一不株累十六年石州人告變推陝西
按察副使勅埜以便宜會官軍勦滅埜至察告者乃

反獄亡命妄言冀脫死闕上止弗問誅誣者而已宣
德四年陝西大饑擻行諸郡縣曰此莫非吾赤子令
移粟相賑爲埜久留陝不遷刑簡政清陝人德之五
年始以外艱去服除陞應天府尹埜言京郡秩正三
品特給銀印凡有政務面奉特旨及承行六部都察
院劄付遞者監察官巡視遇事輒便追呼恣肆凌壓
非所以崇國體也宜如古京兆尹之職　上從之正
統改元進兵部左侍郎四年京師淫雨壞民廬舍埜

言此陰氣爲沴兵象也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田里不許西楊議請清解戎伍欲使南北人各遂其土埜抗言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當誰歸遂止埜嘗自念曰治軍吾職也當爲國家惜其力養其銳氣以俻不虞以是軍家利病有應興革力持之時尚書王驥奉命出行邊皆埜署部事驥大拜閣振私入徐晞以南京戶部左侍郎入爲尚書代驥十年晞去埜始進尚書十四年振挾　上親征埜上

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　陛下為宗廟
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請毋煩六師
不聽埜乃從治兵振惡埜言事既出關勅與戶部尚
書王佐隨老營埜中道墜馬幾殆力疾赴時函衆蹕
至埜奏請亟趣入關而嚴兵為殿不報赴行殿固請
振怒罵曰腐儒安知兵再妄言必死埜厲聲曰我為
萬衆計安危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埜
與佐相對泣帳中明日次土木師大潰埜與佐俱遇

害皆贈少保録一子官皆部主事成化年間追謚忠
肅
鄧棨江西南城縣人永樂辛丑進士擢御史廵按蘇
松正統三年以才擧陞按察使十年陞右副都御史
十四年　上親征棨同吏部尚書王直等力諫不從
遂扈駕北伐至大同宣府疏請回鑾言甚激切不報
至土木之變從人曰駕不可回公可脫去棨叱之曰
鑾輿不反何面目復見人耶且追且戰遂遇害贈右

都御史謚襄敏官其子大理寺評事
姚銑侯官人永樂甲辰進士宣德初擢刑科給事中
改工科正統間引疾家居凡七載藩府大臣以其才
可大用疏薦於朝遷兵科都給事中銑儀貌端偉器
局夷曠自入仕歷二十餘年始遷一級義命自安不
求躁進已巳秋扈從北征將行策其必敗遣僕歸貽
其家人詩曰許國丹心今日盡輸忠白骨幾時還竟
死於難

黃綬順天平谷人洪武末年以奇童召見命送國子
監讀書中宣德癸丑進士拜山東道御史　英宗北
征綬疏言兵玩備弛鹵鋒正銳　陛下何以祖宗付
託之身親犯危機乎不報扈駕至土木奮節死之後
廕子鑑為國子生
馮學明南昌人宣德中以貢入太學授工部主事歷
禮部郎中嘗使寧藩造墳竣事餽遺一切謝却王重
之扈駕北征陣亂六軍從臣多南奔時鄉人鄧力士

者在陣中謀與俱歸學明曰君辱臣死將安之乎遂
陷於陣後録其子瑶爲國子生
程思温婺源人正統元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歷官九
載陞儀制員外郎以清慎著名扈從北征不避險阻
陷陣以死景泰四年追贈光禄寺少卿録其子俊於
太學
羅如墉吉水人正統壬戌進士授行人車駕北征行
人司正尹昌當行謂同官曰孰與吾偕行衆頫首未

有應如墉熟視同官曰主憂臣辱今日又何擇乎遂自請行將行遇劉儼曰這遭與妻子訣茲行安危未可豫也萬一有他吾必死墓銘當以屬君策馬徑去至土木遇害

馬豫臨清人宣德癸丑進士授大理寺評事尋遷寺副已已從 上北征土木失利豫語其僕曰我奉駕而來失駕而返何顏面見百官哉汝急歸告母携家還臨清我有死而已遂追呼大叫曰 陛下陛下奮

不顧身厲聲叱賊遂遇害　上復辟特憫其忠詔贈
寺正錄其子入太學
彭德清正統時官欽天監正扈從北征時王振擅權
大臣咸俯首聽命初出師金星犯亢明日黑氣四塞
又越二日火星犯土德清厲聲斥振曰象緯示警不
可復前若有疎虞誰執其咎振怒詈之曰死鑾倘有
此亦天命也遂遇害
李昱潞州人宣德乙卯鄉薦卒業太學謁選授光祿

署丞正統巳已扈從北征陷於虜庭虜欲用之不屈
臨之以刃乃曰主辱臣死今日償吾死所也遂遇害
景泰初進階徵仕郎廕一子入太學
俞鑑桐廬人正統六年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奉命
清理大同等處軍政巳巳車駕親征郎中胡寧當行
以疾求代鑑慷慨許諾有以子幼家遠沮之者鑑厲
聲曰國事至此可言及身家耶出庭中撫其二子曰
若等自當成人我不能顧若矣尚書鄺埜知其賢命

鑑泰贊機務鑑力勸埜請　上班師不聽至土木
聖駕蒙塵顧其家人曰若急走報吾不得歸矣遂飛
馬入固陣死之景泰改元廕其子偉為國子生
石匱書曰諸臣死土木分也諸臣不能使　主上不
至土木而死土木死不足贖也若夫預知其必死而
每欲出　主上於一死或可以無死而仍不惜一死
以狥　主上者則死非其罪也死非其罪而又有一
死以為死事諸臣之勸則有死土木之忠而無死土

木之罪也作土木死事諸臣傳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

明 紹南張 岱著

陳循王文列傳

陳循太和縣人永樂甲午舉鄉試第一乙未會試第二及廷試又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宣德初年命與楊溥專直南宮備顧問正統甲子命入內閣景泰元年聖駕未迎國是未定循模稜持兩端二年陞少保兼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三年上欲易儲先

唉左右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循輩遂以太
子為可立而　茂陵竟發七年修纂守志凡例一準
方輿勝覽有以戶口為言者循執議不從曰此非造
黃冊何用戶口惟詳列進士之名一〻書狀元及第
識者鄙之是年順天鄉試主考為侍讀劉儼循與王
文俱有子入試並私儼〻不為地則大恨既放榜
循上奏科舉收士國家大典當　太祖之世考官劉
三吾等會試貢士試題有譏諷朝廷及克惡字并考

試不公者御史劾奏治以重罪別命覆考當 太宗
之世考官鄒緝等會試貢士試題有孟子節文及尚
書洪範九疇偏經論題御史劾奏亦罪緝等別命覆
考今歲順天鄉試小録累有凶惡犯諱字面易題故
犯 章皇帝御諱策論二題皆屬偏經士習他經者
多不能理會今續修通鑑綱目會修寰宇通志皆未
成書殊未頒降亦以此出策所答又多凶惡犯諱字
面非所以刊示四方臣無聞劉儼兩目昏花臨文多

眊先送者尚取足數後至者盡棄不省以致士子負屈甚多臣子瑛亦在其列乞勑多官公正有文學者取中式黜落文字再加批較以定去取王文亦以其子倫屈抑為言 上令禮部會同翰林科道覆較瑛倫並賜舉人大學士高穀嘆曰大臣子與寒畯並進尚且不可又況不安扵命乃欲殺考官乎面奏劉儼等考試背公循文不至私于 上為宥釋考官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坐詭藉斥還本學時人為

之語曰解有名還學生榜無氏為貢士八年正月徐
有貞以功入閣助石亨除循輩請循戍遼東鐵嶺衛
未幾詔還以壽終所著有芳洲集
王文初名强欽改名文直隸束鹿縣人永樂中繇鄉
薦計偕　文皇帝命選下第舉人給冠帶入胄監文
與焉辛丑登進士擢監察御史有能聲宣德中擢陝
西按察使正統四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
夏五年入為大理寺卿七年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理

院事時大理寺少卿薛瑄忤太監王振文希振意誣瑄出入人罪繫獄處死文每見振長跪門外俛首向北以是為公論所作 景帝蒞阼也先遣使送駕還京朝議未定有匿名揭言今日奉迎禮當從卑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禮部尚書胡濙得之大學士高穀與冢宰王直議封進文曰匿名文書不得言及給事中葉盛林聰等草疏同上得旨繳進文有憂色曰諸公勿累小子吃牢飯也 英宗駕將到

禮部議迎復文厲聲曰來孰以爲來耶黠虜豈真不索金帛不索土地耶衆畏文多怨恨而不敢言辛未迎復三年見濟生廣西奸人黃竑建易儲議欲祈免死 上命廷臣會議文首云當立給事中林聰曰太子無過當置何地文怒順之見濟竟立廢太子爲沂王未幾御史王濠希文旨構林聰爲其甥營官美地詔多官會訊文抑林受賄不承乃入專擅選法律斬胡濙爲語 上始獲免本年大學士高穀以陳循獨

見寵薦文泰預機務以自助五年蘇枩大水鄉民貸
粟富室不與共焚其廬命文廉之又以謀叛欲族其
家賴大理寺卿薛瑄抗章力辯乃免七年順天鄉試
子倫落第文恚怒與陳循共訐奏試官二子俱賜爲
舉人六科給事中張寧等劾之疏曰陳循王文職居
輔導任重經綸所至遠嫵薦士爲國家持正至引大
體乃以父子私情煩瀆　聖聽臣聞宋范質爲相從
子杲求遷作詩戒之韓億爲相子維舉進士以父任

執政不就廷試方之循文父子高下可知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厥後用貴胄寒畯進馮退沈劣今得失又可知順天應試士子歲千八百有奇中式者纔百三十五人既云考試未精稱屈當衆濫進者風如何可啓循文坐悖久彰入心共怒伏望逮問如律用懲玩欺不則賜歸田里別選正臣以居清華密勿之地以昭 陛下平明之治上是科道言以大臣宥賞不問八年 景帝不豫群臣復請立 茂陵文

曰今只請立東宮要知朝廷之意在誰於是人益疑之　英宗復辟言者首論于謙王文迎立外藩擅易儲貳廷鞫文力辯謙不言遂同戮於市後其子倫攺名宗彝倚附汪直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許雪父寃詔復其官得加太保謚毅愍

石匱書曰易儲宰相事也陳循王文不能出一語見諍猶謂其患得患失鄙夫之常耳至如犖犖舊主陷北塞而不得入錮南宮而不得出徽　英廟天命有

在燭影斧聲幾於不免矣循丈死不敢辜而余猶恨
與于譙同刑少保其不瞑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

明　劒南張　岱著

石亨石彪列傳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髯亦過膝其偉如亨嘗相從酒肆相工見之驚曰方今平世安得兩侯亨家世寬河衛指揮其伯父巖亡子亨得嗣雖不學而英果有胆氣善騎射提大刀飛舞彪揮斧挽強亦不在亨後每出戰亨先登彪從之亨累功都

指揮使彪亦以舍人授大同衛鎮撫正統中亨遷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叅將守禦全彪亦遷至都指揮巳巳之變亨坐不援虜與總兵楊洪並繫獄虜至京城下景帝以于謙言召赦之使將兵亨與彪出安定門馳突擊殺虜却而西亨等追戰於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誘至彰義門更與戰虜潰追及清風店虜懼且出倒馬關亨使紿曰石将軍行未至來者假将軍名耳虜入以為然皆及戰亨及彪復擊殺其數百

人始知石將軍在也盡棄其羊馬輜重還而亨名震
鹵中論功封武清伯尋進侯兼太子太師統京營兵
彪陞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叅將諸子姪拉陞千戶當
此之時于謙為本兵亨與楊洪為將皆一時朝廷所
倚鹵人稱亨曰爺稱彪曰王也　景帝不豫會當郊
使亨攝召命於榻前亨見　帝委頓出與張軏張輗
陰約徐有貞等迎　上皇復位結太監曹吉祥蔣冕
內白皇太后外為飛語言于謙且與王文謀立襄世

子為東宮遂率其群從子弟家兵與吉祥等夜叩南
宮迎 上皇出因與有貞毀譙文於 上叙之 上
即日論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仍理後軍都督府
事召彪大同以為都督同知充游擊將軍其家人石
寧等十餘人皆陞指揮千户有差凡以奪門迎駕論
功者出自亨口皆得官前後四千人而文武百官奔
競石氏之門亨大納其賄賂入白 上學士大夫有
惡於亨者言 上輒得罪 上嘗坐文華殿亨從千

户盧旺彥敬進　上問誰也亨道姓名曰二人者臣
心腹臣所謀迎　陛下皆與議　上立擢為錦衣指
揮于謙誅亨薦左侍郎陳汝言代許之工部侍郎孫
弘者亨鄉人以亨薦得官復為請以為尚書　上曰
且使侍郎吏部毋遷遷則尚書矣亨出曰一遷尚書何
不可者乃再遷耶其恣如此亨與吉祥皆外為橫暴
也而內故不相能會　上使亨搗幽延綏御史楊瑄
奏亨吉祥奪河間民田而　上頒之亨從延綏還謂

吉祥曰今在外惟我在内惟公何可不結驩也而受制於人乃相與諧徐有貞李賢於上陽辭兵柄以動上哀憐上為調有貞於外謫瓊及御史張鵬充軍令給事中御史年二十五以下者悉外調會以天變巳亨日於上前言事上悉可其奏人懇百戶銘冐迎駕功下獄治亨白釋銘即言臣當時舉事至密雖妻子不知外人安得曉請自今言冐功者付臣審覈有奸臣當奏亨言臣所轄五軍物故老疾

諸營當送補率不至臣請徑促之使掌印官月至臣所聽比較亨言軍門有違限者數少者諸毋送法司聽臣決治然　上心漸厭亨其始有請盡見從亡何可八九矣又亡何可四五又亡何可二三耳於是令閽者曰總兵不可輙至禁處後非有詔毋内也　上使工部為亨造宅工部造亨宅至三百餘間他日上登翔鳳樓恭順侯瑾撫寧侯永侍　上指顧而問永謝不知瑾曰必王府耳　上笑曰非也瑾頓首非

王府孰敢然　上顧太監裴當曰而聞之人乃不敢言石亨亨生子彌月　上召見摩其項曰虎兒也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取金鎖繫兒項名曰鎖定侯蓋諷云彪業以亨功一再遷為後軍右都督天順元年以游擊將軍出鎮大同遇虜磨兒山千餘騎直入斬虜首把禿王搴其旗幟衣甲大敗之三山墩斬首百餘級　上封為定遠伯其明年召還又明年虜北賀蘭山後使彪往彪與虜連戰安邊營追至昌平墩大

敗之野馬澗半坡墩轉戰六十餘里交鋒數十合斬
㑹首鬼力赤平章生擒四百七十斬首五百一十二
級奪駝馬五百有奇驢騾牛羊以二萬餘捷聞召彪
還進侯加祿米賚金幣然亨雖驕恣尚麤豪直爽軒
豁無機彪險譎矜詡矣彪在大同既誣陷都御史年
富復數侮其總兵總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為
流言誣彪有異志　上固疑彪屢有功屢召還而彪
乃令大同千戶楊斌等五十餘人詣闕乞留為鎮守

上覺其詐會北虜入貢羅拜彪於朝稱石王爺爺上益疑之下彪獄使鞫斌等果然彪所使 上下諭文武官從此無得交通往來遣左僉都御史王儉與錦衣指揮逯杲往大同執附彪者都指揮諒等百餘人械治京師亨病告調其家屬寧等十餘人於嶺南諸衛凡附亨進者皆貶黜之杲與指揮門達始用亨進至是乃自異競言鞫彪獄得其繡蟒龍衣違式寢牀亨私遣義男後衛同知瑄出居庸市木兵部召

瑄不得向亨索亨佯不知臣今直使人自大同械至彪弟慶數自居庸抵大同擅乘官馬索官司飲饌不當意罵恭將鵬等如奴隸彪在大同代王贈歲祿彪言王臣與父亨為王請王長跽謝彪因京王使奉酒博野王生子彪賀王延款至暮送香囊等物彪還京師隰川王遣其長子攜酒禮造餞王林衛軍一女美彪強污之取至其家十日軍人且告彪繫之獄竟庚死於是三法司錦衣衛共劾亨　上命亨閒住天順

三年也四年春逯杲上章言忠國公怨望益甚其姪
孫進士後詐稱病得輕旨斥爲民後日與亨造怨謗
爲妖言曰土木掌兵權亨有所愛都督同知杜清其
云土木杜也邇者光祿寺火亨曰此天火亨畜無賴
二十餘輩專伺朝廷覘其心鞅鞅且不軌　上曰朕
念亨微勞犯罪累曲貸不自創懲乃怨謗生他望錦
衣衛其執而廷鞫之遂命籍亨彪家及其莊田之在
渭南大同者下諭廷臣致書諸王使知亨負朝廷非

朝廷負亨也亨死獄中法司請斬首梟示疏其罪榜
告天下　上命完尸瘞之彪與後皆棄市始亨得志
時有南京後軍都督張通者嘗與同僚其孫鏞與亨
皆娶武安侯妹亨迎駕時通方屏居使人告之張公
賄我祖孫並當論功通曰吾實不往敢欺君邪且吾
亦甚貧辛辭亨
石匱書曰石亨石彪驍勇善戰單騎遮虜與于少保
有再造功使其閑藩叔拜得蚤殁於未復辟之前豈

不足稱武烈名臣哉迨後奪門再出恃寵矜功蒯通之計未行而未央之頭先斷連城之壁一擲毀之不亦重可惜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

明　劍南張　岱著

姚夔崔恭葉盛黄紱高明列傳

姚夔浙之桐廬人正統壬戌以禮部第一人擢吏科給事中土木之變諸大臣欲勸進郕王廷議未決詢諸六科夔曰朝廷任用大臣正為社稷計何必更詢小官事遂定㕔大舉逼京師議戰議和言人人殊夔言兵敗之餘人心未定止宜嬰城固守請使〻繇間

道敕宣府遼東總兵官各選精銳入援內外夾擊之
圍開道去尋陞禮部侍郎　景帝不豫尚書胡濙在
告夔強之出集東閣夔草疏首署其名請復立沂王
為太子以安人心以奠宗社會奪門變作不果上
英宗復辟石亨憾夔不附己調夔南戶禮部　英宗
素知夔且聞復儲之議驛召至京轉左侍郎未幾調
吏部有真定守以賄敗亨挾勢囑復其官夔櫛筆大
言曰亨安得干我銓政夔寧不侍郎敢枉法耶事竟

止陞禮部尚書　憲宗踐阼命侍經筵九耕籍幸學
諸大典皆夔綜理其事嘗率群臣上言曰　皇上當
念　祖宗之付託思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
恣於宴安肆於佚樂以禮法齊家以節儉制用官爵
無濫授金帛無妄費土木無妄興出入有防游幸有
度節嗜欲養天和留心萬幾無怠政務　上嘉其言
朝鮮進海東青夔言非故事宜詔自今非常之貢物
不得進以示不寶遠物之意戊子天變上疏請罷西

山建塔斥囬阿叱哩畱心經筵躬決政務親君子遠
小人服食言動一遵祖宗舊規以回天意　上嘉納
之　慈懿皇太后崩卜塟有異議下禮部夔曰合塟
祔廟是正禮亦是大典敢少有叅錯以貽譏萬世率
百官伏文華殿門哭諫　上覽奏感泣卒從其議晉
吏部尚書銓部舊例僅選守令以下官職藩臬臺省
不之與夔至乃悉委之連舉臺省藩臬十數人皆稱
職輿論服其公明辛卯冬彗出軒轅夔上疏及覆諷

諫南方大風雨水溢夔疏言自古禍亂嘗起於災傷
饑饉之餘毋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勿加修省　上
是其言夔有疾屢乞歸不許卒夔立朝三十年卓骨
偉岸政達大體尤留意人才以進賢退不肖為已任
遇大事輙正色昌言人皆悅服識者謂夔可屬大事
如周勃善應變成務如姚崇世以為知言贈少保謚
文敏
崔恭直隷人以進士除户部主事督運綏邊儲陞郎

中六載考最知萊州府〻庫例歲入漕海布數萬輙
浥爛守者率破家恭請量留漕海布餘並出為兵餉
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餘家登萊大旱蝗恭遣
使捕之一如古法且焚且瘞蝗盡乃止發郡縣倉勸
富民粟賑奏免膠州即墨諸逃户芻粮民得全活北
鹵入寇逼京城恭括所屬機兵雜民壯為什伍入援
京師是歲巡撫議城臨清檄發郡夫恭以方春民且
乏食未即應命及秋期命復下恭始以郡民赴役適

中其會入賑恭之先識治萊六載威惠大行萊人謠曰古之楊今之崔楊謂楊震也景泰壬申陞湖廣布政使盡革諸陋規及和市鬻侵武岡蔡督餽餉訓民兵助勦賊苗卒效順公安監利流民相殺恭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未幾遷江西左布政所携篋惟大明律書數册衣數襲而已比至閱理閱獄因無病死釋陷盗良民活者甚衆寧王與弋陽王交怨恭始見陳天倫同

氣之義王為改容二府縣是始平又作均徭法量地之要散計役之輕重而為之任一歲之勞者有九年之佚至今行之天順戊寅改左都御史巡撫南畿所至郡縣進耆老詢利病崑山民王愷素無賴利別籍所遺田產自冒為軍御史信之逮坐隱蔽者二十四人衆白茶茶為歎其寔事遂白濬吳松江沿江之民歲免淫潦費省功成民以永賴庚辰召為左侍郎

上與李賢論六部官曰姚夔崔恭何如曰二人才器

與日皆尚書之選恭在吏部精選舉嚴考覈置懲勸
簿以錄天下人材賢者必言於冢宰王忠肅用之否
必指其寘黜之尋改南京吏部尚書兼勳恭贊機務
恭與成國公同心共事軍民畏服無何致政歸不入
城府靜坐一室教子孫讀書而已為人闓爽光霽好
善疾惡出於天性與人言開心見誠遇事剛而能斷
至其汲引後進愛惜人材意尤惓惓尋卒贈太子少
保謚莊敏

葉盛崑山人正統中以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已巳之變盛請治驕將楊俊扈從失律然後練兵選將以復虜讎一日三疏十月也先薄京城請罷內府軍將悉事征操復請犒師遣散卒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形勢四日疏凡八上深中事宜虜退陞都給事中監守城兵時北虜方張大臣有奏留邊兵守京師者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

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急宜固守宣府居
庸便朝議題之時景泰嗣位士狃舊習言路茀塞盛
與都給事中林聰發憤感時無所忌諱一時士大夫
奮發矯厲皆是盛聰倡之居一年聞　帝多在宮中
划船射魚為戲請復午朝以絕佚豫其冬中書舍人
何觀彈劾吏部尚書王直等正統中阿附權奸老猾
不宜在位復言北虜朝貢使宜安置之南方沿海地
絕其來往忤旨下六科十三道會議都給事中毛玉

屬奏草言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明正觀罪林聰
見而請更之不可走語盛〻亟詣科索觀玉曰　上
趣急觀恐緩固請乃出盛讀訖謂玉曰何舍人安置
北面之說誠然疎也顧定稿指斥冢宰至與且其辭
連權奸坐益激怒中貴人耳草當更玉曰　上怒甚
不可更也盛再請玉曰附盛耳曰何舍人滿考不遷
憾吏部為此〻冢宰意諸御史亦以此意屬草矣玉
固不具耳盛曰君雖不具與具等也何舍人雖忤旨

主上尤令我曹省議此甚盛德且夫王振馬順之死
小人也劉球之死天下尚為口寔況吾儕乎且吾儕
方聞言路寧不自為謀王意稍解盛因取筆抹去其首
尾忝劾語衆稱善退而草腹所具王竟不更奏入下
觀錦衣獄杖訊謫九溪衛經歷而觀幸無害　英宗
還駕有上匿名書請　景帝為河南之避者盛輙封
進再一年遷山西右參政督粮宣府都御史李秉言
盛知兵便有意謀　上令協贊獨石諸城軍所築城

八置堡七百鳩繕豎置邊關賴之丁艱去天順二年召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乞終喪不許時兩廣流賊獞蠻在在猖獗盛與總兵歐信陳涇一擊斬廣西賊之流劫廣界者而賊尚未戢復命都督顏彪討之盛仍贊彪軍凡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百人疏請廣東塩商計塩入粟為邊餉公私大利廣西進士張某歸省盛稍疎薄其人張還朝言彪圍大藤峽久無功閩僉都御史吳禎在武宣縣殺降遂亦殺降附諸蠻

及民之供給者盛為彪草奏報捷立濬遂言盛於朝

且語李賢葉與中嘲公所作詩文不佳賢心識之他

日錦衣指揮呂貴湯胤勣見賢称盛學問文章之美

曰倘置內閣必不忝公賢憮然曰與中嘲我詩文乃

為入閣地邪及朝命召還使韓雍代盛賢草雍勅曰

毋若葉盛之殺降也盛既還改巡撫宣府修復官牛

官田之法墾土積粮歲有奇羨易戰馬千餘匹修築

廢缺屯堡以七百餘邊鎮隱然改卑成化初年也三

年陞禮部右侍郎復改吏部蓋是時李賢歿矣六年
畿內大飢命巡視真保〻定既還復命賑京師饑民
鹵寇延慶命往議戰守方畧既歸轉左侍郎盛雅志
勲業操履清儉慕鄉先哲范文正之為人前堂內寢
皆設范像朝退政暇拱手默對良久乃去兩佐部事
多所資贊政體大者即非所部亦藉其商決久之卒
官下賜謚曰文莊盛始為賢所抑世人皆以譏賢而
盛在兩廣時巡按御史小有才恍而薦之禎驟得為

僉都御史旣以救降謗而所蘇召還寔禎傾之盛蘇

此雖在吏部不薦一人世亦議盛晚節之進賢之譽

黄紱封丘人舉正統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歷南京刑部郎中為人廉直遇事飈發即重忤時貴不恤人或笑黄郎中呆紱正色抗言不為移阻亦竟以是得名譚千戶者大猾任俠結懽顯貴人嘗奪民蘆塲萬畝貴顯入業與譚千戶酒食往来即知民枉不能直紱竟盡法直蘆塲歸民歷四川叅政曾過崇慶忽旋風

起與前紱曰即有寬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沐
而禱於城隍夢中若有神言西寺西寺紱寤訪州西
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紱旦起率吏兵急抵
寺盡縶諸僧中一人少而狀甚獰惡詰之無祠牒即
塗醋堊額上曬洗之隱有巾痕紱曰是盜也即訊諸
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
沉塘中衆共分其囊橐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隱窒
中恣淫毒久矣紱盡按律殺僧燬其寺倉吏倚王親

侵沒官粮萬計王曲庇倉吏紱竟按如法紱能發摘
奸伏威行川中貪墨吏聞風解印綬去又嘗奏聞建
昌礦還湖廣左布政使妖僧繼曉至紱曰繼曉以妖
術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雖名掃墓寔逸賊撒䲺
昌守館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
師伏誅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叅將郭鏞等擒豪
奸張綱紱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俯首
歎息曰令健兒貧至此我何面目臨其上乎亟令

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而延綏特甚大臣名為廵
撫健兒雖凍餓死不問延綏人忠朴闇紱歎人〻感
泣願出死力為黃都堂一戰已為戶部尚書威稜截
然盡革財賦內外諸積弊改左都御史入臺天下仰
望其風采紋贛懲直崖異常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
老去未幾卒
高明江西貴溪人景泰辛未進士為御史廵河南糾
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歲

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明不可曰河徙無常桑田忽
變為滄海取常額以責民償民無死所矣天順元年
率諸御史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亂法下獄庾死
聲益振一日釐囚五十餘人赦獄走衆相顧駭愕明
馳片紙報九門毋出行者使躡諸塗得卒百餘蹤捕
之賊因俱得庚辰劾天下述職官御史趙明為疏首
寔出明筆辭頗激　上詰主筆者明請獨任不以累
趙御史冠深素重明從容言累年彈文奏章皆高

明手出幸不以細故為罪　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吏部擬明為山東按察使　上謂李賢曰高明宜內任又謂冦深曰明可任都御史未幾遷大理寺丞憲宗蒞阼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政令肅清時淫雨為災明極言內自宮禁外至夷狄皆有陰盛陽衰之象又請塞納馬納粟諸倖途薦郎中何宜等可大用朝論韙之揚州鹽冦作亂守兵失利勅明督捕明造巨艦名籌亭往來江南北督卒伍擒滅九百餘人又

竝江置邏堡高山望候賊出没賊蹤蹟不得逞江淮
間稍靖有中官鬻私鹽又擅執儀真衛指揮卒関不
可解明撫卒令不譁藉鹽入官乃舉劾如法覈南京
諸曹不職者十餘人清四十八衛軍政理兩淮鹽課
又劾戶部及諸廵撫官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衆始
忌明:三疏請終養許之成化二年上杭盜起即家
賜明勅便宜討賊明力疾上道至則先招撫諭之賊
恃險不服乃遣兵擣其巢誅首惡餘悉宥之海濱民

矯令募亡命為不軌明慮興大獄止坐妖言律誅之既又折上杭谿南里置永定縣衆多其功會疾作上疏乞骸不俟報納符勑去嘗曰孔戣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以治盜徵四宜退徼倖功成五宜退自稱五宜居士歸貴溪山築蛩閒亭逍遙其中尋卒

石瓆書曰姚夔在 英廟時便露圭角歷事三朝始究其用非所謂姜桂之性老而愈辣邪崔恭葉盛磊

磊落〻有丈夫之槩而黄紱以鯁直崖異疏附一時高明悚慨任事直不見容乞身蚤退五君子者光明偉岸其在出處隱顯間亦可槩見矣松栢不棲蟬虎豹之皮不上蟻物理使然亦何足多恠也哉